

20 世紀「國民主義」先驅 - 西貝遼士

由「國民主義」(Nationalism) 所引發的不同藝術風格在歐洲近代史上曾反覆出現，例如在巴羅克時期 (Baroque period 1600-1750) 便出現了所謂「意大利風格」(Italian Style) 和「法國風格」(French Style) 之爭。進入 19 世紀後，歐洲經歷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動蕩年代，由拿破崙挑起的戰爭在歐洲引發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；加上後來崇尚武力的普魯士在鐵血宰相卑斯麥 (Otto von Bismarck) 領導下對整個歐洲虎視眈眈，更激發起各地人民的愛國情懷，「國民主義」進入了高峰期。藝術家和音樂家懷著對自己祖國的熱愛，把一切只要他們認為能夠代表自己國家優良傳統的事物如民間傳說、英雄事蹟、綺麗風光、民謠舞曲等都統統收錄在他們的作品中。

踏入 20 世紀後，「國民主義」以另一種面貌展現在世人眼前，作曲家開始以一個理性和科學化的手法來處理自己國家的珍貴傳統。他們帶著新發明的留聲機 (phonograph)，走遍全國各地，紀錄了當地世代相傳的鄉謠。回家後便和學生一起鑽研這些民謠的基礎結構，並把研究結果當作材料，溶入自己的作品和教學中。當時歐洲各國如俄羅斯、英國、德國、匈牙利、瑞士和芬蘭等都出現了不少這些新一代「國民主義」作曲家。

這批作曲家當中，在芬蘭出生，享年 92 歲的壽星公西貝遼士(J. Sibelius) 曾被樂壇推許為 20 世紀最偉大交響樂大師之一。西貝遼士在「赫爾辛基音樂學院」(現在已改名為「西貝遼士音樂學院」) 修讀作曲，畢業後先後到柏林和維也納留學。他回歸祖國時正值俄羅斯對芬蘭作出侵略行動；其後俄羅斯軍隊更關閉了芬蘭的參議院，並限制全國言論自由。這些舉動引來芬蘭藝術界的強烈反應，他們組織了多場以國家民族為題的音樂會和展覽會；作為國內知名作曲家，西貝遼士自然為這些愛國場合寫下了不少樂曲，其中一首改編自他一套劇樂的最後樂章：「起來吧，芬蘭！」的「芬蘭頌」(Finlandia) 更獲得各界一致讚賞，成為國家的象徵，西貝遼士也被當作民族英雄。這首著名的「芬蘭頌」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，引起了國際社會對芬蘭的關注；終於，芬蘭在俄羅斯「十月革命」後成功擺脫了鐵腕統治，獲得獨立。

西貝遼士既然被稱為當代最傑出的交響樂大師，他的「拿手好戲」除富有民族色彩的「管弦樂曲」和「組曲」外，自然便是「交響曲」了。可能由於他出生於 19 世紀中期，西貝遼士的寫作風格一直依循著「浪漫主義」(Romanticism) 的特色，早期的「交響曲」更經常被別人拿來和柴可夫斯基 (P. I. Tchaikovsky) 的樂曲作比較。終其一生，西貝遼士對 20 世紀初的實驗性寫作手法從不感興趣，所以他的作品和其他同年代的作曲家如馬勒(G. Mahler)、德布西(C. Debussy)、史特拉汶斯基 (I. Stravinsky) 等 (嚴格來說，他們其實都是西貝遼士的後輩！) 亦不

盡相同。西貝遼士一生寫作了七首「交響曲」(Symphony)，我們經常在音樂會中聽到的大都是旋律豐富的「第二號交響曲」和充滿活力的「第五號交響曲」；至於被樂壇視為「西貝遼士代表作」的則是憂鬱深沈的「第四號交響曲」。當我們在欣賞這些「末代」「交響曲」之餘，不妨感受一下這個走在時代「末端」的作曲家怎樣力挽狂瀾，承傳自 18 世紀海頓 (J. Haydn) 等偉大音樂家留存下來的「交響曲」傳統。

文：李國麒